

认准的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

○陈 薇（1991硕，化工）

按：陈薇，1991年1月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硕士毕业，师从丛进阳教授，同年4月入伍，1998年6月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毕业，现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大校军衔。多年来一直从事生物防御研究，领衔承担了多项国家、军队重大研究项目。在SARS肆虐期间，陈薇带领的研究团队，在国内外首先证实IFN- ω 能有效抑制SARS病毒的复制，并完成了30余所SARS定点医院近14000名医护人员的临床研究，结果表明使用该药物对防范一线医护人员感染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本文是陈薇学长在7月3日我校2012年夏季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。

尊敬的陈吉宁校长，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：

大家好！

我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和你们分享这个最重要的时刻。因为我觉得，今天是你人生中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天，我很荣幸，能够成为第一时间祝贺你们毕业的人。刚才同学们的热情感染了我，让我也很激动，感谢学校给了我今天这个机会，能够让我对我们的老师再说一声：谢谢！

触景生情，让我回忆起自己毕业的时候。1991年4月，我清晰地记得，一个春雨绵绵的早晨，一辆军车把我从清华园载到军事医学科学院，开始了我携笔从戎的



校友代表陈薇学长发言

军旅生涯。弹指一挥间，21年过去了，这21年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增长了很多见识，在今天这个结束与开始并存的特殊日子里，我很想和同学们分享这些年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悟，我想用4个词与大家一起分享。

第一个词是：选择

我硕士就读化学工程系，全系仅有3个女生，我学的是生物化工专业，当时很热门，毕业前夕很多企业的负责人甚至就守在我们研究生公寓门口。那时，同学们都把出国留学或者进大公司作为第一选择，我也不例外，选择了深圳一家著名生物公司，记得那家公司特高兴，请我和导师丛进阳老师在香格里拉饭店签了约，那是我第一次进五星级饭店。签约后不久，1990年12月，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导师派我去军事医学科学院取回实验需要的抗体，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特殊单位存在，进一

步了解到，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51年，当时就是因为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，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命令，从全国抽调最优秀的科学家迅速成立的，担负着我们国家防御核武器、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特殊使命。我热血沸腾，心中产生了一种投身其中、贡献才智的强烈愿望。

没有想到，我参军的想法招来了一片反对声。我出生在浙江，父母一直希望我毕业后能够干实业，我的好友也劝我说：

“清华人到部队去等于是埋没了自己，入伍就意味着落伍。”的确，我周围的同学，没有一个是选择到部队去的。我要特别感谢丛进阳、曹竹安和沈忠耀老师，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的选择，作为补偿，导师还动员了我两个师弟丁宝玉、何询与深圳那家公司签了约。如果说我今天做出了一点成绩，这是与当初的选择密不可分的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，结合得越紧密，得到的支持越大，发展的空间越大，个人才华就能充分得以展示，个人价值才能被高倍放大。

第二个词是：坚持

读研究生时的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人，喜欢文字工作，做了两年《清华研究生通讯》的副主编；喜欢跳舞，几乎每周末都光顾学生食堂舞会，而且还举办舞会；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，是清华学生服务社咖啡厅的第一批“女服务员”。同学们当时都觉得以我的性格，将来不太可能从事纯粹的科研工作。

刚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时，理想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。我所在的单位地处丰台

镇，1991年那时很荒凉，部队的生活很单调，也很清苦，与我同期特招入伍的很多同学陆陆续续都离开了部队，唯有我坚持了下来，即使1993年在庐山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与师弟何询不期而遇，得知双方收入差距在百倍以上，也没有动摇军心。这一切都源于我对生物防御研究的兴趣和热爱，源于对这身军装的自豪和责任，也源于我有一个坚强可靠的家庭后方。1995年，我跨学科考取了微生物学的博士研究生，攻读基因工程专业。三年后，我从工学硕士变成了医学博士，而且被选入军事医学A类人才库。那一年我也赶上了很好的机遇，正逢我院军事医学人才断层，青黄不接之际，我被委以重任，开始领衔重大科研任务并崭露头角。2002年，在我36岁时，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，遴选为博士生导师。

经常有人问起我出成果的诀窍，我回答说，成功的人，往往是目标不变，方法在变；而目标在变，方法不变的人容易受挫折。如果一个人二十多年坚持一个研究方向，专注做一件事，只要方向正确，方法得当，换了谁都一样会成功。

第三个词是：淡然

2003年早春，全国上空弥漫着非典阴霾。我们团队率先推出了预防SARS新药——“重组人 ω 干扰素”。4月20日，我们清华的校友，胡锦涛总书记亲临我们实验室，高度评价“为党分忧，为民解难，拼搏奉献”。汇报工作后我跟胡总书记说，我们是清华校友，他非常高兴，说清华每年校庆都邀请他回学校，他工作太忙没回去，还说，清华人在部队里干得很

□ 清芬挺秀

有出息嘛。不知不觉，我和胡主席并肩走出了实验大楼，留下了我人生中的珍贵镜头。那一年，我与杨利伟等人一起获得了“中国十大杰出青年”殊荣，被评为总政、总参、总装、总后四总部非典防治工作先进个人，全军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，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等一系列的荣誉，在《新闻联播》、《东方之子》、《焦点访谈》及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出现，仿佛顷刻之间，所有荣誉接踵而至，各大媒体纷至沓来。长年累月默默钻研在实验室的我，一下子走到了台前，突现公众视野，笼罩在各种耀眼的光环之下。

光环固然美丽，聚光灯的光芒也常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幻觉。但面对这一切，我的心态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我一直认为自己只是替我们团队上台领奖的一个代表而已。多年来，在清华“行胜于言”的校风熏陶下，在军事医学科学院老一辈科学家的潜移默化下，对荣誉的淡泊已经成为了人生的一种习惯。我一直在默默地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。可以和同学们讲的几件我觉得自豪的事情。2008年我作为我国抗震救灾防疫小组的组长，赴汶川一线为我们国家大灾之后无大疫做出了我自己的贡献。汶川回来后，直接投入到了奥运安保中，我是包括鸟巢、水立方在内的20个场馆的现场安保队长，为我们平安奥运贡献了我的才智。2009年获“求是”杰出青年奖，201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，2011年获“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”。今年5月，我们团队历时十多年聚焦的某A类生物恐怖剂防控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。尽管对荣誉坦然处之，但我非常珍惜荣誉给我、给我的科研

团队，乃至整个单位带来的崭新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。我现在是总后勤部唯一的全国青联常委，在青联这个群星灿烂，精英云集的温暖大家庭里，我更加感悟了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的人生境界。

第四个词是：家庭

在清华读书时，五一节与山东同学相约去泰山，火车上邂逅了我现在的丈夫，一见倾心定终生。我现在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唯一的正师级女性研究所所长，但我觉得我的另一个身份更令我骄傲，我是一个快乐的母亲，幸福的妻子，孝顺的女儿和儿媳。我在儿子周岁的时候和他说：“你这辈子做好两件事就行了，第一是娶自己爱的人，第二个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。”我对孩子说：“我从来不奢求你是最优秀的，但是我希望你是快乐的、健康的、富有爱心的。”直到现在，每年春节我们都是穿梭于我的老家浙江和我爱人的老家山东之间，都是带着浓浓的亲情开始新的一年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女人，事业再出色，如果家庭不幸福，她的人生是有缺憾的。“在工作中淡化你的性别，在生活中突出你的性别，睿智与亲和并存，执着与从容合一，出色工作，享受生活。”这是我对幸福女人的定义。

在我和丈夫相识10年时，我写过随笔，其中一段与大家分享：十年前，我与“一见钟情”的丈夫常常情不自禁地牵手相视而笑。十年后，十指相扣的默契依旧，笑嫣依然，只是相牵的手多了一双小手，而儿子灿烂的笑，更是我前进的源。

祝福在座的师妹师弟们拥有幸福的人生。谢谢大家！